

星期五的孩子如何懂爱和付出

“问题青少年的教育，历来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普遍问题，但被拍成电影的并不多。美国导演 A.J. 爱德华兹在一次社会考察过程中，留意到了美国失去家庭的孤儿的问题。这些孩子没有完整的童年，在寄养家庭或儿童照顾机构生活。按政策规定，年满 18 周岁，他们就必须离开儿童照顾机构，面临继续接受教育或工作的抉择，将独自面对生活各方面压力。影片《星期五的孩子》就以一个入室盗窃杀人案件作为开端，讲述了少年瑞奇离开儿童照顾机构后无法适应社会的故事。

”



《星期五的孩子》

导演：A.J. 爱德华兹

编剧：A.J. 爱德华兹

主演：泰伊·谢里丹

伊莫琴·普茨

卡赖伯·兰德里·琼斯

制片国家/地区：美国

语言：英语

上映日期：2018-03-11（西南偏南电影节）

2018 年第 21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

片长：93 分钟

剧情简介：

18 岁的瑞奇·温考特刚离开寄养中心，必须面对食物、生计和未来的问题。他辍了学、回避毕业，像一个大人一样到外面自谋生路。瑞奇·温考特遭遇了生活中的危险和诱惑。他成为了一桩失败劫案的头号嫌犯，爱上了意想不到的人。瑞奇没钱，只能住进平民窟，一个叫斯威姆的孩子警告他要提防着公寓所在大楼的经理。他们经历了一些美好的历险，但是警察步步逼近，还有一个邪恶的陌生人恐吓要揭开瑞奇的过去，似乎没时间做出正确选择了。



主人公瑞奇是一个孤儿，早年被多个家庭收养，饱受创伤，又在寄养中心生活了 7 年。年届 18 岁的他按规定必须离开寄养中心。毋庸置疑，对于这样一个懵懵懂懂、一无所长的问题青年，走出赖以生存的寄养中心，就意味着被抛入社会的旋涡，但寄养中心只能按章办事：时限一到，即刻走人。之后，瑞奇遭遇的一切让故事充满了戏剧冲突和宿命感，仿佛这一切结局都是早可预见的，是这种刚性、冷漠的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。

而瑞奇遇到的不良少年斯维姆神出鬼没、无处不在，他既是一个符号化的“极恶之人”，又像是瑞奇自己的恶念，威逼利诱瑞奇走上不归路。导演事后才发现斯维姆（Swim）这个名字在网络上还有另一层意思——S.W.I.N.在社交网络中就是“Someone Who Isn't Me”的缩写，如今西方年轻人会用这个代名词来匿名发表自己的观点，和影片中男主人公欲求表达和自我压抑的内心矛盾不谋而合，印证了不少观众“第二人格”的猜想。

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李建强评价该片时称，导演敢于直面，并且加以不作掩饰、酣畅淋漓的展示和透视，表现了艺术家特具的勇气和智慧。《星期五的孩子》就是这样一部因为“真实”而“很好看”的电影。并且，因为极其真切、透辟地再现了人物与社会、存在与环境的依存关系，而具有了一定的纪实价值。

影片的胜处在于，编导始终借助后现代意义之上的“零度呈现”，用最朴素最本真的形式表现最莫测最扰人的人情世态。在追踪瑞奇的毁灭路途中，编导没有以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评判现存的机制和实践，而是力图在人性的迷乱中找出社会的精神无助、文化堕落和精神分裂。通过光鲜华丽的外表，掩饰着社会的平庸和浅薄；聚焦在痴迷流连的空间，暗藏现实关系的扭曲和颠倒，并籍此来揭露“现存的机制和实践在体现普遍公认价值中的缺陷和不完善。”

无论是瑞奇的挣扎、困厄，还是他的逐流、沉沦，一切都确如生活常态。作为个人，他抗拒命运，力图向善，但这谈何容易，人生的无意义性和精神的荒漠化溢出人际边缘，直接指向了现存的社会关系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无法体验他曾经有过的心灵挣扎，不知道他正在面对怎样的困苦，更不能放弃对于改变和重构社会的责任和努力，因为瑞奇的遭际多少是由我们“合力”造就的现实关系酿成的。任何人都不是单独和自在的，因此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。

“星期五出生的孩子，懂得爱和付出（Friday's child is loving and giving）。”这是一首英国民谣里的歌词，也是片名的灵感来源。瑞奇是一个不懂爱与付出的“星期五孩子”，他一无所有，人生中弥漫着压抑和绝望。但当最后瑞奇走进警局自首，受害者女儿、他的女友对他说出原谅，又似乎让人看到一丝希望。其实最需要祈求原谅的不是瑞奇，而是没有教会他爱与付出的冷冰冰的社会。这也许是导演内心对这类围困在社会环境中挣扎的弱势群体，最好的希冀和祝福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该片在画面画幅上的设计也别有心意，影片大部分时间都是采取 4:3 的方形画幅，在视觉上让观众体验角色心中的压抑，当男女主人公前往美国西部的时候，画面变成了 16:9，更加宽广的风景，让视觉上的变化映衬剧情的变化，凸显了人物逃离桎梏的心理状态。

（栎之/整理）

